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零形使动词条研究^①

杨 旭

(武汉大学 文学院/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, 武汉 430072)

[摘 要]从构式网络角度对零形使动现象(如“端正态度”)进行考察,发现它与“使/令/让”字句、动补结构、“X化”和异干替代构成现代汉语的使动构式库,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7版)中得到不同表征;形式上又与作格用法、及物用法、应动用法等共享动宾结构,故需结合严格的形式、意义标准即“N_{客体}+V→N_{致使者}+V+N_{被致使者}或‘把/被’字句”进行区分。文章最后指出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零形使动词条存在的问题。

[关键词]自动;使动;构式;零形使动

[中图分类号] H146.3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3-7365 (2024) 02-0053-09

零、引言

零形使动指“端正态度”“坚定信心”这样的用法,文献中又称之为“致使动词”或“动词的使动用法”(谭景春 1997)。本文之所以采用这个术语,是基于其所在构式网络得出的认识,即构式以网络链接方式得到存储,链接可以基于形式相似,也可以基于意义相似(Diessel 2019, 杨旭、吕佩 2024)。考察发现,零形使动与其他使动构式构成现代汉语的使动构式库,也与其他形式上呈动宾结构的构式形成同形异义。图示如下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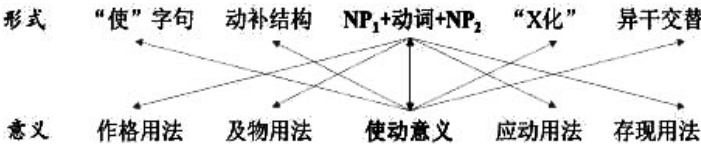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 零形使动所在的构式网络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7版)(以下简称《现汉》)如何处理零形使动颇受关注。一种得到公认的做法是把使动意义归于动词,这样“便于学习、理解和掌握,也便于词典的释义”,《现汉》也确实注明了使动意义(谭景春 1997)。在这个大前提下,文献主要针对词条的义项、释义和配例进行了考察,比如白鸽、施春宏(2012)总结了 11 种释义方式,指出了释义与配例不匹配等问题;张苗苗(2021)梳理了 5 种释义模式,对少数词条的释义提出了修改意见。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不足:(1)没有把零形使动置于所在构式网络进行考察,因此无法全面认识其独特之处;(2)把零形使动和作格等用法混同处理,没有确立严格的形式、意义标准加以区分;(3)预设《现汉》在义项收录上无误,故主要关注释义、配例,

^① [基金项目]本研究受2022年度武汉大学海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前沿追踪项目“经验事件及其构式类型学研究前沿追踪”(项目编号:413000174)、2023年度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“经验事件及其构式的类型学研究”(项目编号:23G027)资助。研究过程中得到陈禹、陆方喆、覃业位诸位老师的指教,特此致谢!

较少关注义项收录。

本文拟对《现汉》的零形使动词条进行研究：首先，考察零形使动与其他使动构式的区别以及《现汉》的表征；其次，确立零形使动区别于其他动宾构式的形式、意义标准；最后，指出《现汉》零形使动词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。

一、现代汉语使动句式及其词典表征

1.1 现代汉语的使动句式库

对于使动句式的类别或可能使用的手段，类型学家基于跨语言数据做了总结（科姆里 2010, Croft 2022），我们基于科姆里的分析型、形态型和词汇型三分法来考察汉语的情况。分析型指致使者（causer）和被致使者（causee）各有独立谓语，二者关系疏远（间接使动），各自谓语保留了其论元结构，如“I caused John to go” “I brought it about that John went”。现代汉语偏分析型的是“使/令/让”字句（以下简称“使”字句），在过去被归为“兼语句”，动词则被称为“兼语动词”（太田辰夫 2003）。

形态型或使动策略指通过形态手段把非使动词变成使动词，论元结构新增一个致使者论元，如土耳其语中的“-t”（göster“展现”→göster-t“使展现”）和“-dür”（öl“死”→öl-dür“杀死”）。现代汉语有少数偏形态的手段，如“格式→格式化C区”中的“化”，在文献中被称为词缀或类词缀，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形态特征（张豫峰、宋桔 2007）。^①但更典型的是介于分析型和形态型之间的动补结构，如“他死了→我打死他”，其中“杀死”整体可以看成一个词（方光焘 1986，高名凯 1986），两个成分之间无法插入其他名词成分，论元结构也需要作为整体来考虑（杨旭 2021、2022）。

词汇型或等值策略指异干替代，两个形式之间没有任何联系，如“die→kill”，致使者和被致使者关系密切（直接使动），论元结构也会新增一个致使者论元。现代汉语中也有异干替代手段，如“死→杀”，但更典型的是介于形态型和词汇型之间的零形使动，如“态度端正→端正态度”，“端正”没有任何形态变化，但有明显的派生关系。综上，图示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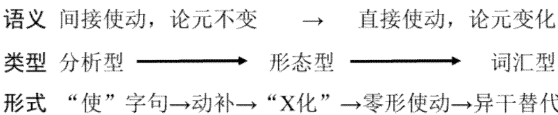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现代汉语的使动句式库

1.2 《现汉》中的使动句式

从“使”字句到异干替代，整合性越来越强，分析性越来越弱，因此在《现汉》中有不同的表现，可以从词形（即【】中的形式）、释义和配例三个方面来观察。零形使动相对其他使动句式具有独特之处：（1）相对动补结构、“X化”和异干替代，零形使动不牵涉新的词条，只表现在同一词条的不同义项乃至同一义项中；（2）相对“使”字句，零形使动牵涉新的意义，因为使动意义成了词形本身的意义。第二点导致零形使动和“使”字句存在竞争关系：如果动词没有规约化的使动意义，那么“使”字句是通用手段，比如“满意”尚没有“*满意群众”的用法，只能使用“使群众满意了”达成使动意义。例如：

^① 我们也可以认为“X化”的使动用法是相对自动的“X化”（而非“X”）派生出来的，如“国货洋化了→国货被洋化了”，此时也属于零形使动手段。

①做这样的事情，快乐了自己，……（《人民日报》2011 年）

②她说话时声音引人注目，使人快乐。（沈从文《如蕤集》）

如果动词发展出规约化的使动意义，那么就取代“使”字句成为通用手段。比如，基于 BCC 语料库的调查发现，“端正”的使动用法（31.6%）远超“使”字句（1.5%）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情况只能使用“使”字句。比如，当有多个使动意义并列而其中存在非使动动词时，只能使用“使”字句。例如：

③要使世界遗产名录更加丰富和全面，亚洲国家应该携手探索并塑造自己的文化特色。（新华社新闻报道 2004 年 7 月）

④a. 又从总结历史和规划未来中使这个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……（《人民日报》1995 年）
b. 又从总结历史和规划未来中把这个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……

如例③所示，“丰富”是使动动词，“全面”是非使动动词（无法构成“*全面世界遗产名录”），此时只能使用“使”字句形成并列。再如例④所示，“具体化”虽然具有使动意义，但受制于音节因素，无法构成动宾结构（如“*具体化这个理论”），也只能使用“使”字句或“把”字句。《现汉》中使动构式的表现，如下表 1 所示：

表 1 《现汉》词条中的使动句式（以粗体表示）

	词形	释义	配例
“使”字句	【使然】→【使用】 除词汇化外极少出现	【恼怒】②使恼怒。 典型释义模式	【感奋】① 因感动、感激而兴奋或奋发： 胜利的喜悅使人们~不已。 词形本身没有使动意义
动补结构	【平】→【摆平】 有派生关系的新词形	【净】② 擦洗干净。	【垮】① 崩溃；溃败：~台 打~了敌人。 只能出现在自动义项下，无法出现在使动义项下
“X 化”	【矮】→【矮化】 有派生关系的新词形	【简】② 使简单； 简化。	【大众】① 群众；民众：~化 劳苦~。 以词的形式出现，属于构词法
零形使动	【恼怒】② 使恼怒；触怒 有派生关系的同一词形	【熄】 熄灭。	×
异干替代	【死】→【杀】 完全不同的新词形	×	×

二、零形使动句式与其他动宾句式

零形使动的典型句法格式为“N+V+N”，但是该句法格式不限于零形使动意义，还可以表示作格或非宾格用法、及物用法、应动用法（applicative）等，因此无法单从形式断定为零形使动句式。有鉴于此，我们秉持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精神，确立以下判断标准：

N_{客体}+V→N_{致使者}+V+N_{被致使者}或“把/被”字句

一个动词（包括形容词）若属于零形使动用法，须满足三个条件：（1）形式上，构成“N+V→N+V+N 或‘把/被’字句”；（2）语义上，“N+V”表示客体 N 自发的动作或状

态,“N+V+N”或“把/被”字句表示原来的客体N转换为被致使者(移位于V之后),并新增一个致使者N(位于V之前),两者具有使动关系,致使者造成了被致使者的状态变化;(3)满足从左向右派生,意味着使动用法是从非使动用法派生出来的。例如:

⑤利益很平衡。→平衡利益。把利益平衡。利益被平衡。

⑥聘任制固定下来。→*固定下来聘任制。把聘任制固定下来。聘任制被固定下来。

⑦罪行合理化。→*合理化罪行。把罪行合理化。罪行被合理化。

⑧群众很满意。→*满意群众。*把群众满意。*群众被满意。

只有同时满足以上三条标准,方能与其他相似用法区别开。首先是作格或非宾格用法,典型的是一元不及物动词。如例⑨“死”形式上可以满足“N+V→N+V+N”,但是句首“王冕”与“父亲”并无使动关系,只能作为“死了父亲”的话题(罗仁地、潘露莉2002)。①例如:

⑨父亲死了。→王冕死了父亲。*王冕把父亲死了。*父亲被王冕死了。

《现汉》在这方面偶有混淆,如下:

【蓬】**②动**使蓬松:~着头。

【闪】**②动**因动作过猛,使一部分肌肉受伤而疼痛:~了腰。

从释义和配例来看,《现汉》把它们处理为使动用法,但不论是从语感来看还是结合以上判断标准来看,“蓬着头”“闪了腰”都不达标(如下面例⑩和⑪)。与“死”的情况类似,形式上可以满足标准,但是新添加的主语“小明”和宾语并没有使动关系。此外,这两个动词可搭配的宾语十分有限,比如“蓬”只能和“头”搭配,无法搭配“草、叶子、绒毛”等;“闪”只能搭配“腰”,“闪了舌头”只出现于“说大话不怕风大闪了舌头”这类俗语中。例如:

⑩头蓬着。→小明蓬着头。*小明把头蓬着。*头被小明蓬着。

⑪腰闪了。→小明闪了腰。小明把腰闪了。*腰被小明闪了。

其次是及物用法,如典型及物动词“打”“吃”等。及物用法与使动用法具有相似之处,都可以造成宾语状态的改变,但在及物性高低上存在区别:及物用法是施事发出动作,动作延及受事,因此动词与施事关系密切,施受关系明显;使动是被致使者发生变化,受到致使者动作之影响,但致使者的动作并未表现出来,因此动词与被致使者关系密切,施受关系隐藏。表现在句法上:(1)有的及物动词无法构成“N+V”,意味着V并非N自发的动作,如例⑫中的“*李四打了”; (2)即便可以构成“N+V”,也不意味V是N自发的动作,如例⑬中的“饭吃了”只能处理为“话题+述题”结构。总之,及物用法无法满足“自动使动”的单向派生性,因此不是使动用法。例如:

*⑫李四打了。←张三打了李四。张三把李四打了。李四被张三打了。

⑬饭吃了。←我吃了饭。我把饭吃了。饭被我吃了。

及物用法与使动用法理论上容易区分,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,原因在于派生方向有时很难确定。太田辰夫(2003)曾指出,古代汉语中使动和他动不能区别的很多,只能大体根据“动词和它的主体的关系直接的有他动的意味,其关系间接的可以看作使动”。现代汉语亦

① 关于作格用法与使动用法的关系,本文沿袭了一种经典看法,即只有单论元动词才有作格用法,这样就不把使动作为作格用法的次类(徐杰1999,曾立英2009)。

如是,比如“开”“实现”(例⑭和⑮),如果不去考证它们的历时演变,很难说清楚其中的派生方向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我们基于太田辰夫(2003)的提议,引入“使”字句来鉴定关系亲疏(Vendler 1967,转引自曾立英 2009),即可以构成“使”字句“N_{致使者}+使+N_{被致使者}+V”。如前所述,“使”字句正表示致使者和被致使者的关系疏远(间接使动)。以此检测“开”“实现”的结果是:“开”无法或较少构成“使”字句(例⑯),证明“开”和张三关系更近,和门关系疏远,方向为“←”;“实现”可以构成“使”字句(例⑰),证明和“理想”关系更近,和张三关系疏远,方向为“→”。至于历史上是哪个派生出哪个,另文探讨(即不一定符合历时变化)。例如:

⑭门开了。(←?→)张三开了门。张三把门开了。门被张三开了。

⑮理想实现了。(←?→)张三实现了理想。张三把理想实现了。理想被张三实现了。

?⑯使门开。

⑰使理想实现。

《现汉》对“开”和“实现”的处理,都只给出了及物或使动的义项。如果按照以上标准把“开”视为及物动词,那么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但是“实现”的自动用法也比较典型,所以应该添加一个“成为事实”的自动义项,添加“梦想~”这样的配例。

【开】①_动使关闭着的东西不再关闭;打开:~门|~锁|~箱子|不~口。

【实现】_动使成为事实:~理想。

最后是应动用法,指原因、目的、工具、方式、对象和处所等旁格充当宾语,比如“吃食堂”“睡沙发”等。某些语言(如班图诸语言)有专门的“应动语态”(applicative voice),可以把旁格提升为核心格。汉语虽然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标记,但孙天琦(2019)认为汉语也有应动标记。这类用法虽然可以构成动宾结构,甚至有学者主张整个句式有“征服”或“占有”的动作意义,但是如下面例⑱,三条标准全部无法满足,因此也不是使动用法。例如:

⑱*沙发睡。(←?→)小明睡沙发。*小明把沙发睡。*沙发被小明睡。

三、《现汉》零形使动词条存在的问题

根据特殊标记“使”字进行检索(限制出现在释义中),结合以上形式、意义判别标准,我们从《现汉》中抽取出400多个零形使动词条。通过逐一考察,发现它们在义项、释义、配例上均存在一定问题。

3.1 个别词条多收

使动用法收录得是否合适,可以使用内省测试与语料归纳相结合的方式(白鸽、施春宏 2012)。我们在前面已经确立了内省测试的严格标准,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结合语料库的使用信息,方能判断一个动词的使动用法是否规约化。具体而言,可以从个例频率、类型频率、历时分布和语体分布等方面入手(杨旭 2019)。个例频率指具体使动用例出现的多寡;类型频率指宾语或被致使者的类型多寡。前者促成具体使动用例的规约化;后者促成抽象使动意义的规约化,是能产性的重要标记(Evans & Green 2006,王仁强、陈和敏 2014)。历时分布指在各个历史阶段分布的多少;语体分布指在科技、文学、报刊、口语等语体中分布的多少。结合这四条标准来判断,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词条的使动用法并未规约化:

【福利】②_动使生活上得到利益:发展生产,~人民。

- 【富裕】**②****动**使富裕：发展生产，～人民。
【坚强】**②****动**使坚强：～党的组织|丰富自己的知识，～自己的信心。
【累赘】**②****动**使人感到多余或麻烦：我不想再～你们了，明天就回乡下去。
【生息】**③****动**＜书＞使生长：～力量。
【兴奋】**③****动**使兴奋：～剂。
【柔】**②****动**使变软：～麻。
【软】**⑦****动**使不坚定；软化：别想拿眼泪～我的心。

首先，个例频率极低。使动用法均未超过5%。比如“柔”只出现了“柔肝”一条用例（例⑲），“柔麻”则根本找不到用例，只在百度百科中找到了一条文言用例（例⑳）。这些词搭配的宾语十分贫乏，如“福利”只搭配“人民”，“富裕”只搭配“人民”“农民”。其次，历时分布和语体分布有限。比如“福利”和“生息”只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报刊、科技文献中（例㉑和㉒），在其他年代和其他语体（如文学、口语等）中均找不到用例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它们属于使动用法，只不过很多属于临时的创新用法，《现代汉语》在是否收录上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。例如：

- ⑲当归、白芍养血以柔肝。（上海中医学院《内科学》）
⑳汉郑玄笺：“於池中柔麻，使可缉绩作衣服。”（百度百科“柔麻”词条）
㉑科学被用来福利人民。（《人民日报》1950年）
㉒……教育工人，生息力量……。 （王若水《哲学常识》）

当然也有一些词条，从语感上判断，使动用法貌似未规约化，但语料调查发现其使动用法确实比较多。比如“划一、开通、涣散”这几个词，前三个词的使动用法均在10%以上；“涣散”的使用频率虽然不高（2.7%），但是“涣散”后搭配的词语比较丰富，如“民心”“斗志”“纪律”等。这也证明了内省测试和语料归纳相结合的必要性。

3.2 个别词条少收

个别词条没有收录已经规约化的使动用法，如“融合、还原、降服、出台、平复、摇摆、断绝、启动、公布、开放、通过、移动”等。这些词条有的给出了使动用法的配例（如“启动”“融合”），甚至只给出了使动用法的配例（如“断绝”“通过”），读者可以通过这些配例体会使动意义；但是大部分根本未给出使动用法配例（如“出台、降服、开放、平复、溶化、移动、摇摆”），说明编撰者可能完全忽视了它们的使动用法。

- 【启动】**①****动**（机器、仪表、电气设备等）开始工作：～电流|～继电器|车轮～。 **②****动**几种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：文化～|～各家之长。也作融和。
【断绝】**①****动**原来有联系的停止联系或失去联系；原来连贯的再连贯：～关系|～来往|～交通。
【通过】**②****动**（-/）～议案等经过法定人数的同意而成立：～决议|该提案以四分之三的多数票获得～。

基于CCL语料库的调查表明，它们的个例频率和类型频率都比较高。比如“降服”“断绝”的使动用法远超自动用法，“出台”“启动”“公布”两种用法不相上下，其余几个词的使动用法也都在20%左右。个别词的个例频率虽然不高，但是类型频率很高，如“平复”的个例频率只有23%，但其后的宾语类型特别丰富，如“创伤、情绪、心境、心情、神经”等20多个，除“创伤”和“情绪”各出现4条外，其余都出现了1条，证明了“平复”使动用法的高度能产性。见下表2：

表 2 基于语料库的使动用法调查

词	频率 (%)	宾语
融合	10	把 N ₁ 和 N ₂ 融合、融合 N
还原	28	真相、气氛、历史、事实、人性
降服	73	土地、对手、罪犯、恶魔、沙漠
出台	45	政策、措施、规定、文件、法规
平复	23	创伤、情绪、心境、心情、神经
断绝	78	关系、外交、父子/父女/母女关系、交通
启动	50	工程、市场、经济、计算机
公布	58	答案、结果、名单、数据、年报
开放	8	市场、校园、港口
结束	26	单身、战争、生命、内战、暴力
通过	25	法律、决议
移动	13	文物、脚步、身子、位置

值得一提的是“降服”一词，它和“降伏”语音一致，意义接近，按照《现汉》的解释，前者是自动用法，后者是使动用法。但是在语言使用中，“降伏”仍然保持其使动用法，“降服”却超越了自动用法，出现了 73% 的使动用法。不管这种超越是自身内在驱动的（因为“服”本身有“使信服”的使动意义），还是受“降伏”影响而出现的（因语音接近出现混同），都不影响其使动用法已经规约化的事实。

【降伏】**动**制伏；使屈服、驯服：没有使过牲口的人，连个毛驴也～不了。

【降服】**动**投降屈服：缴械～。

3.3 个别词条的释义、配例不当

使动用法最常见的释义模式是“使 X”，如把“端正”释义为“使端正”。但是这种“X=使 X”的模式似乎存在逻辑悖论：如果 X 等于“使 X”，那么“使 X”中的 X 就可以替换为“使 X”，即“X=使[使 X]”。

避开悖论的解释是，两个 X 并非同一个 X，即属于同形异义词，可以表示为“X₁=使 X₂”，其中 X₁ 表示 X 的使动用法，X₂ 表示 X 的非使动用法。由于使动用法是从非使动用法派生出来的，所以尽管《现汉》为 X 的使动用法新增了义项或释义，但是释义语言还是不得不借助 X 的非使动用法。

当我们利用“X₁=使 X₂”逐一考察时，发现当出现三个及以上义项时，第二个 X 的指向偶尔不明。试看如下词条：

【开阔】**①形**（面积或空间范围）宽广：～的广场|雄鹰在～的天空中翱翔。**②形**（思想、心胸）宽阔：他是一个思路～、性格活泼的人。**③动**使开阔：～眼界|～路面|～胸襟。

【软化】**动①**（物体）由硬变软：骨质～。 **②**（态度、意志）由坚定变成动摇；由倔强变成顺从：态度逐渐～。 **③**使软化：～血管。

【麻痹】**①动**身体某一部分的感觉能力和运动功能丧失，由神经系统的病变而引起。**②形**失去警惕性；疏忽：～大意。**③动**使失去警惕性；使疏忽：～敌人。

【端正】**①形**物体不歪斜；物体各部分保持应有的平衡状态：五官～|字写得端端正正。**②形**正派；

正确：品行～。③^动使端正：～学习态度。

这四个词的非使动用法都派生出了隐喻用法（义项②），但是使动用法并不完全一致：“开阔”的使动用法既有本义（“开阔路面”），也有隐喻义（“开阔胸襟”），因此直接释义为“使开阔”，这样义项③与义项①②都有关；“软化”与“开阔”情况类似。遗憾的是义项③未给出“软化态度”“软化立场”等隐喻配例；“麻痹”的本义未衍生出使动用法，比如我们不能说“*麻痹身体”，因此义项③只能在义项②的基础上释义（加“使”）；“端正”与“麻痹”类似，我们不能说“*端正了五官”“*端正写的字”等，可是义项③却释义为“使端正”，没有严格指向义项②，即释义为“使正派；使正确”。

此外，部分词条的配例也存在问题。例如：

【冰】②^动因接触凉的东西而感到寒冷：刚到中秋，河水已经有些～腿了。③^动把东西和冰火凉水放在一起使凉：把汽水～上。

【颠倒】①^动上下、前后跟原有的或应有的位置相反：把这两个字～过来就顺了。②使颠倒：～黑白|～是非。

“冰”和“颠倒”都有专门的使动义项，但是却在非使动义项下给出了“河水冰腿”“把……颠倒”这样的使动配例。

3.4 忽略一类特殊的反身使动用法

试看如下词条：

【暖和】①^形（气候、环境等）不冷也不热：天气渐渐地～了|这屋子向阳，很～。②^动使暖和：屋里有暖气，快进来～吧！

【凉快】①^形清凉爽快：下了一阵雨，天气～多了。②^动使身体清凉爽快：坐下～～再接着干|到树荫下～一下。

“暖和”和“凉快”作为一对反义词，其使动用法既具有平行之处，也具有不平行之处。平行之处在于：只有表示身体暖和或凉快时，才能完成“N+V→V+N”的变换（如下面例②③和②④），场所或环境无法完成变换（如下面例②⑤和②⑥）我们称其为“反身使动用法”，这种排他性导致宾语经常隐身。

不平行之处在于：“暖和”偶尔出现宾语（“暖和暖和身子”），“凉快”则根本不能出现（“*凉快凉快身体”）。这是因为：天冷时，手、脚、耳朵等外露部位需要特别保暖，天热时则需要对全身进行降温，这导致“暖和”的宾语较为丰富（“身体/身子/手/手腕/脚”），“凉快”则只能是身子。这种不对称进而导致“凉快”的排他性更高，宾语不出现不会造成模糊；“暖和”的排他性较低（虽然仍限于身体），因此偶尔出现宾语以降低模糊性。^①回到词条，不论是释义还是配例，都没能反映上述特点。我们认为，“暖和”的释义应该和“凉快”保持一致，即释义为“使身体暖和”；配例可以再增加一个“～身子”。

②③身体很暖和。→暖和一下。暖和一下身子。暖和暖和身子。

②④身体很凉快。→凉快一下。*凉快一下身子。*凉快凉快身子。

②⑤屋子很暖和。→*暖和屋子。*暖和一下屋子。

②⑥窑洞很凉快。→*凉快窑洞。*凉快一下窑洞。

^① 宾语不出现不影响它仍然是零形使动用法。Croft (2022) 论及反身构式 (reflexives)，指出该构式可以采用不及物形式，如“Sam shaved、Sam dressed”，其中隐含着作为受事的“Sam”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白 鸽,施春宏.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作格动词释义情况的考察与思考[J].辞书研究,2012,(2).
- [2] 方光焘.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[C].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1986.
- [3] 高名凯.汉语语法论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4] 科姆里.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(第二版)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0.
- [5] 罗仁地,潘露莉.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[J].中国语文,2002,(3).
- [6] 孙天琦.现代汉语非核心论元实现模式及允准机制研究[M].上海:中西书局,2019.
- [7] 太田辰夫.中国语历史文法(修订译本)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3.
- [8] 谭景春.致使动词及其相关句型[A].语法研究和探索(八)[C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7.
- [9] 王仁强,陈和敏.基于语料库的动词与构式关系研究——以 sneeze 及物动词用法的规约化为例[J].外语教学与研究,2014,(1).
- [10] 徐 杰.两种保留宾语句式及相关句法理论问题[J].当代语言学,1999,(1).
- [11] 杨 旭.从词类的修辞构式到语法构式——以“研究”名词用法的规约化为例[J].语言教学与研究,2019,(3).
- [12] 杨 旭.双动词结构的还原与整体分析[J].辞书研究,2021,(5).
- [13] 杨 旭.词类与句式[M].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22.
- [14] 杨 旭,吕佩.句式交替的界定、分类与表征[J].外语导刊,2024,(2).
- [15] 曾立英.现代汉语作格现象研究[M].北京: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2009.
- [16] 张苗苗.动词目的义的释义模式及相关问题[J].语言教学与研究,2021,(2).
- [17] 张豫峰,宋桔.“化”尾动词构成的致使语态句分析[J].复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7,(4).
- [18] Croft, W. *Morphosyntax: Constructions of the World's Languages* [M]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22.
- [19] Diessel, H. *The Grammar Network: How Linguistic Structure is Shaped by Language Use* [M]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19.
- [20] Evans, V. & M. Green. *Cognitive Linguistics: An Introduction* [M]. Edinburgh: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, 2006.

A Study of Causative Verbs in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

YANG Xu

(Wuhan University/N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Matte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, Wuhan)

Abstract: The causative verbs are investig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al network,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y belong to the class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modern Chinese, together with the “*shi/ling/rang*” constructions, the verb-complement constructions, “*X-hua*” constructions and equipollent constructions. In terms of form, they share the V N structure with the ergative constructions, the transitive constructions, and the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, so they need to be distinguished by combining the strict formal and meaning criteria, i.e. “N_{theme} + V → N_{causer} + V + N_{causee} or ‘*ba/bei*’ construction”. Finally, the problems with the causative verbs in the *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* (7th ed.) are pointed out.

Key words: inchoative; causative; constructions; causative verbs